

我那『永久的悔』

雨善

这是个周五下午，已经下班了，机关人都走完了，我这才静下心来，看看报纸，想想心事。《光明日报》上发的王兆胜先生那篇《季羡林：散文的大树四季常青》吸引了我。季羡林先生的散文我很喜欢，也读过不少。这篇文章中提到季老的《赋得永久的悔》，多年前拜读过，也有印象。那是20世纪90年代，韩小忠老师曾在《光明日报》上搞过“永久的悔”征文，我也曾跃跃欲试，终于没敢动笔。后来在报上看到，几乎全是大家名家的佳作，大受裨益。季老那篇写思母情，平静的叙述，却叫人撕心裂肺，每每背诵时，我都会泪流满面。

不由自主回想自己，这大半辈子，经历的事情，叫人后悔的，也太多太多了，特别是对父亲的承诺，已经成了永远无法偿还的感情债了。母亲在世时也常说：“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做事儿要思前想后呀。”真要有，我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。

那年，世界园艺博览会在西安举行，我答应陪父母去看。年初，查出母亲是肝癌晚期，人也很虚弱，就在那个周末给母亲说好，陪她去，母亲那痛楚的脸上挤出一丝笑意，说：“行么，那你爸呢？”我说下个周末再陪他去，母亲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走的那天早上，我和母亲走到车跟前，父亲一直跟着，临上车时，我告诉他下周陪他，他笑着说：“我知道，来送你跟你妈。”从父亲的眼里我看出，他很想一块去的。

我当时有点私心，母亲身体很不好，我得全身心陪护，加之还要给母亲买药，母亲不认识字，瞒着她说得是肝炎，怕父亲知道，说漏了嘴。

我陪母亲，转着，看着，给她说说那，还不时拍照，她也很开心，只是走一截，就得坐下歇歇。在一个缓坡，她说想坐坐，我扶她坐在木长椅上，跪在地面前说话，不慎，手机从裤兜溜出来，屏碎了。母亲心疼地说：“这可咋办呀？”我说没事，换个屏就好了。她问：“那得多少钱呀？”我说：“不贵，三四百。”母亲后悔地说：“三四百，还不贵，知道弄这大乱子，不如不来。”她自顾自地埋怨，我反复解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的，儿子一月还挣好几千块哩。

晚上回到家，父亲早早等在门口等着，他急着要看我们的照片，母亲没好气地说：“看你个骨势哩，娃手机都摔坏了。”我掏出手机，翻着一张照片给他看，还不停给他说是啥那是啥。他看着，点着头，不住地说：“这些地方我都要去，照得比你妈还要多。”

我在给母亲买药时，一并去换了手机屏。母亲问到底花了多少钱，我说：“就一百来块。”她说：“一百也不少哩呀。”父亲拿着我的手机反复地看，不停地问，好好的么。母亲气得不理他。

我安排接下去的周末陪父亲去，正好还是端午节放假，时间也充裕。父亲提前把钱都取好，还自己把衣服洗净叠好。他郑重对我说：“我有退休工资，不用花你的钱，你要花，我就不去了。”我只好应付着答应。就在放假的前一天下午，我还在陪领导下乡，父亲吃了一口粽子，晕过去再也没醒来。

我真是后悔呀，当时要是一块去多好呀。谁能想到，好好的人，说没咋就没了呢？母亲病了，我几乎天天晚上去陪，我知道母亲的日子不多了，只跟母亲说话，很少想到父亲，见面只问上一句，他就坐在边上听我们说话。

父亲下葬时，我把我跟母亲的照片多洗了一套，还有那本导游册，当纸钱烧了。一边烧，一边给他说是啥景点，那是啥景点……

父母是同年走的，离开我们也十多年了。我想，母亲一定把世园会的景色给父亲讲了好几百遍了，他也一定满意地说，看景不如听景呀。

“呜呜呜”手机在桌上震动，是一位同事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得回老家看二老，问单位还有啥事。我放下笔，静了静神，说：“没啥事，陪老人是去，去。”一次，我和他说完工作，拉起家常，说到孝敬老人的事，我说：“老人在世，多陪陪比啥都好。”自那以后，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去陪老人。

很晚了，走在回家的街上，这条路父母曾经走过。这时，友人微信发来一首叫《听闻远方有你的歌》，“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这算不算相逢。”反复听着，脚下是秋日落叶，眼睛已经湿润……

转移

邹小芳



折腾了一夜，阿婆睡香了。太阳跳出了山尖，知了扯起了嘹亮的歌喉，核桃树叶儿上的水珠在阳光里晃晃的，坐在窗前的小刘看得有些眩晕。

昨夜暴雨来得猛，去得也快，小刘悬着的一颗心落地了，他连连打了几个哈欠，正想眯会儿，阿婆一翻身坐起来，就嚷嚷要回家。

小刘顾不上洗脸，用手揉了揉乱蓬蓬的头发，赶紧爬下床沿边。“阿婆，我背您回家。”

从村委会到阿婆家，有六七里的山沟路。洪水慢慢退下去了，本来就坑坑洼洼的石头路被水淹后更难走了。阿婆趴在阿婆的背上，小刘踉跄的步子摇得阿婆头晕乎乎的，一会儿是轰隆隆的水声，一会儿是小刘呼哧呼哧的喘气声，阿婆有些分不清了。

想到自己昨晚为难小刘，阿婆心里很过意不去，她伸出枯树枝似的手，心疼地摸了摸小刘额头上的汗珠子，颤巍巍送到鼻子边闻了闻，她闻出了跟儿子一样的味道。

要是儿子在，也该跟小刘一般大了！阿婆想着，几滴冰凉的眼泪落在小刘冒着热气的脊背上，小刘一下子感觉到了。

他懂阿婆的苦，昨晚的事也没放在心上。

小刘在工作群里看到镇办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息，是夜里11点。入夏以来小刘晚上也没能睡个踏实觉，只要信息提示音响的一声，小刘就浑身一个激灵。有时索性打着工作群，生怕睡过头而误了大事。最近下了几场暴雨了，只要一声响

雷就能把天炸个洞，雨就从洞里往大地上灌，良田淹了，道路毁了，有些房屋也塌了，好几个镇都受灾严重。扶贫，疫情，防汛，驻村工作千头万绪。小刘感觉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，压得他三十多岁看起来像个老头，村上人叫他刘书记，只有阿婆喊他小刘。

好在前几场暴雨到小刘包扶的村都绕着走了，但防汛形势严峻，丝毫不敢麻痹大意。他安排几个村干部举着喇叭在公路沿线喊话，自己拿了手电筒就钻进一条深沟里去了。

阿婆一个人在沟里住着，小刘心急，步子也急。头顶上一声响雷，把黑漆漆的天空劈成了两半，狂风在阿婆的沟里上蹿下跳，暴雨顺着电光在沟里拼命跑，不大功夫，河沟的水就漫到路上，灌进阿婆的葱茏的芭谷地里。小刘也被雨浇得呼吸都困难，他全然顾不上，直奔阿婆的家。

肆无忌惮的洪水咬住阿婆家门前的木小桥，企图将它吞噬。小刘一个箭步跨过去。阿婆的土房子里亮着昏黄的光，小刘稍稍松了一口气，他喊了声：“阿婆——”

灯忽然灭了，小刘奔到窗前，顺着手电筒的光看过去，阿婆而向里躺着，发出了均匀的呼吸，好像睡得很香，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场洪水的逼近，也没有听到深夜里小刘的一声焦急的呼喊。

阿婆是装的，小刘心里跟明镜似的。“阿婆——阿婆——水把桥冲断了，我们就出不去了……”

小刘在窗外嗓子都喊破了，阿婆屋里的灯就是不亮，阿婆就是一个姿势不变，就是一声不吭。

工作群里的信息嘟嘟叫个不停，今夜有强降雨，第一书记立即组织村干部撤离群众到安全区域，确保无一人员伤亡……

小刘一边回复，一边琢磨怎样做阿婆的工作。阿婆年轻时，地里屋里都是一把好手。丈夫老实巴交，只会放羊。阿婆欣慰的是八岁的儿子有着聪慧的头脑，担心的是儿子顽劣的性格，一天不着家的在野地里撒野，天黑才带着一身汗渍饥饿在阿婆的一声声呼喊中回家。阿婆伸手打儿子，总是先抓一手的汗，然后她心里踏实了，脸上也喜悦了，怒气也就消了。

在一个和往常一样的黄昏，无论阿婆千遍万遍呼唤，再也唤不回儿子了，有人见她的宝贝儿子跟着一个收购草药的男人往山外走了。她的丈夫去找儿子，也往山外走了，他们再也没有走向沟里。丈夫的羊群跑散了，被羊啃过的草黄了又绿，绿了又黄，阿婆的家就这样散了。从那时起，沟里的每一个黄昏，风里飘荡着阿婆的呼唤，沟里的人也跟着呼唤，像牧羊人伤感的歌，那些花呀草呀的，一听见这伤感的歌，也在风里哭开了。

后来，沟里的人都搬到沟外去了，只有阿婆的呼唤还在沟里，她风风雨雨飘摇了几十年的土房子还在沟里。她从一个年轻的媳妇守成了一个老太婆，一直不肯离开这条沟，她怕丈夫和儿子回来找不到家。

小刘来这个村担任第一书记，阿婆成

吸眼球。长大后你会明白，个体间的差异才构成生活的丰富多彩。差距固然残酷，但并不让人沮丧，正是差距和弥补差距所付出的努力，塑造了你的与众不同，见证了梦想长高的过程。追赶的过程充满辛苦，一定要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精力，不在意一时的快慢，保持韧劲、匀速向前，终会感到“清风徐来、水波不兴”。

孩子，爸爸知道，对高中生来讲，学习不是件快乐的事，很多时候，都需要咬牙坚持。但烦恼、忧虑、痛苦，是每个人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体验。如同一艘船，如果没有压舱物，便很难行稳致远。三年时间不短，来日还算方长。咱不急不躁，即便步履艰难，也要稳扎稳打。

不要有“起步就是冲刺”的心理。否则，容易陷入自我焦虑的泥沼。适度焦虑虽有利于激发向上的张力，而一旦过度，则会让人变得敏感脆弱甚至自卑。记得小学时，爸爸经常说：“85分以上就行了。”这话在家里曾有争议，其目的是“留15分的空间去培养审美”。“小升初”前夕，看到培训班那张密密麻麻的授课表，爸爸替你果断选择退出。学习是自己的事，自己多做“纵向比”，迈小步、不停步，才是最好状态。

不慌张，就是不要在差距面前惊慌失措。分数与名次是高中生躲不过的话题。热播剧《小舍得》有句台词很戳人心，“人家来挑考100分，是因为卷面只有100分。”其实，这话是个伪逻辑，只为了

不要有“起步就是冲刺”的心理。否则，容易陷入自我焦虑的泥沼。适度焦虑虽有利于激发向上的张力，而一旦过度，则会让人变得敏感脆弱甚至自卑。记得小学时，爸爸经常说：“85分以上就行了。”这话在家里曾有争议，其目的是“留15分的空间去培养审美”。“小升初”前夕，看到培训班那张密密麻麻的授课表，爸爸替你果断选择退出。学习是自己的事，自己多做“纵向比”，迈小步、不停步，才是最好状态。

不慌张，就是不要在差距面前惊慌失措。分数与名次是高中生躲不过的话题。热播剧《小舍得》有句台词很戳人心，“人家来挑考100分，是因为卷面只有100分。”其实，这话是个伪逻辑，只为了

不要有“起步就是冲刺”的心理。否则，容易陷入自我焦虑的泥沼。适度焦虑虽有利于激发向上的张力，而一旦过度，则会让人变得敏感脆弱甚至自卑。记得小学时，爸爸经常说：“85分以上就行了。”这话在家里曾有争议，其目的是“留15分的空间去培养审美”。“小升初”前夕，看到培训班那张密密麻麻的授课表，爸爸替你果断选择退出。学习是自己的事，自己多做“纵向比”，迈小步、不停步，才是最好状态。

不害怕 不着急 不慌张

谦恩

孩子，自进入高中以来，看得出，你过得很辛苦，书包越来越重，笑容越来越少。你默不作声，步履匆忙的样子，爸爸既尴尬又心疼。平生第一次的距离感，让爸爸感到莫名语塞，心情极为失落。故想借此，和你聊聊天。

爸爸揣测，你当前的状况，应该是学习压力的外溢。虽然爸爸对高中的紧张节奏有心理准备，但想象永远没有真相深刻，毕竟爸爸对高中知识的复杂晦涩缺乏感同身受，更何况你身边那群聪慧少年还在不停追赶。你面临着功课量大题难与同学突飞猛进的双重压力，烦由此而来，无以言表。爸爸认为，越是艰难时刻，越要冷静面对。因此，爸爸想对你说，不害怕、不着急、不慌张。

不害怕，就是不要怕考试，更不要怕考砸了。人之所以怕考试，其实是怕结果、怕分数。学习是个动态过程，考试不仅考知识积累应用情况，也考应变发挥能力，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存。这道题，你原本会解，但考场上答不出来，其结果只能为零。高中大考小考不断，要学会把考试当作自我心态磨炼的必经之路，重视考前心理准备，善于调整归拢情绪，沉着应对方能事半功倍。即便考砸了，也不要紧，只要咱多反思，迎头赶上的过程，恰可锤炼愈挫愈勇的意志。

不着急，就是不要急于冲刺。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现在也在没到“临门一脚”时刻。你刚经历高度“内卷”的中考，跨入一个日益精进的新集体，切

不要有“起步就是冲刺”的心理。否则，容易陷入自我焦虑的泥沼。适度焦虑虽有利于激发向上的张力，而一旦过度，则会让人变得敏感脆弱甚至自卑。记得小学时，爸爸经常说：“85分以上就行了。”这话在家里曾有争议，其目的是“留15分的空间去培养审美”。“小升初”前夕，看到培训班那张密密麻麻的授课表，爸爸替你果断选择退出。学习是自己的事，自己多做“纵向比”，迈小步、不停步，才是最好状态。

不要有“起步就是冲刺”的心理。否则，容易陷入自我焦虑的泥沼。适度焦虑虽有利于激发向上的张力，而一旦过度，则会让人变得敏感脆弱甚至自卑。记得小学时，爸爸经常说：“85分以上就行了。”这话在家里曾有争议，其目的是“留15分的空间去培养审美”。“小升初”前夕，看到培训班那张密密麻麻的授课表，爸爸替你果断选择退出。学习是自己的事，自己